

LI KUI

李逵



242.4
00
4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吏、地主恶霸，农民起来反抗、打击的，当然首先是这一批人。而且当时的人，包括农民在内，都以为一个国家没有皇帝是不行的，他们只是希望有个“好皇帝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李逵提出“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！”不但没有得到众头领的赞同，反而被宋江骂了一顿。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了李逵确实是个富于革命性的农民起义英雄。

鲁 兵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书，是从《水浒》中有关李逵的故事节选出的。内容包括：李逵斗浪里白条、劫法场、真假李逵、打死殷天锡、探穴救柴进等。

书中有较难懂的地方，都稍加注释。

前 言

李逵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农民起义英雄。他出身于雇农家庭，很可能自己就是个雇农。毫无疑问，他的阶级地位是他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不过他的哥哥李达，虽然一直当雇农，却是个忠顺的奴隶。李逵回家，李达竟去报告财主，并且带了人来捉自己的亲弟弟。所以我们又不能简单地从阶级地位去看一个人的作为。

李逵爽直粗鲁，但是他的性格的主要方面在于他对起义的坚决和忠诚。江州劫法场，他冲在最前面，打得最勇敢；闹了江州，人家是走投无路，只得上梁山泊去；李逵的态度不同，他说：“都去，都去！但有不去的，吃我一鸟斧，砍作两截便罢！”真是斩钉截铁。

过去说《水浒》这部小说“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”，这是不确切的。《水浒》一开头就写宋徽宗是个只知玩乐的混蛋皇帝，这也算得是反皇帝吧。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李逵曾经呐喊出声：“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！”在他眼中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如粪土，如草芥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夺取政权的口号。这不是反皇帝是什么？

我们知道，在封建社会，直接剥削压迫农民的是贪官污

话说宋江因犯了事，刺配到江州牢城营，遇着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。这戴宗有一等惊人的道术：但出路时，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，把两个甲马^①拴在两只腿上，作起“神行法”来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因此，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。

一日，戴宗、宋江，两个坐在临街一个酒肆中楼上饮酒。宋江诉说一路上遇见许多好汉、众人相会的事务。戴宗也倾心吐胆，把和这吴学究相交来往的事告诉了一遍。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，才饮得两三杯酒，只听楼下喧闹起来。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对戴宗说道：“这个人，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。没奈何，烦院长去解拆则个。”戴宗问道：“在楼下作闹的是谁？”过卖道：“便是时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李大哥，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。”戴宗笑道：“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。我只道是甚么人。——兄长少坐，我去叫了这厮上来。”戴宗便起身下去。不多时，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。宋江看见，吃了一惊，便问道：“院长，这大哥是谁？”戴宗道：“这个是小弟身边

① 甲马——一种画有神佛像的纸。

牢里一个小牢子，姓李，名逵，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，本身一个异名，唤做‘黑旋风’李逵。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。因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来，虽遇赦宥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还乡。为他酒性不好，人多惧他。能使两把板斧，又会拳棍。见今在此牢里勾当。”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：“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？”戴宗对宋江笑道：“押司，你看这厮怎么粗卤！全不识些体面！”李逵道：“我问大哥，怎地是粗卤？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请问‘这位官人是谁’便好，你倒却说‘这黑汉子是谁’，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？我且与你说知：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？”戴宗喝道：“咄！你这厮敢如此犯上！直言叫唤，全不识些高低！兀自不快下拜，等几时！”李逵道：“若真个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闲人，我却拜甚！节级哥哥，不要赚我拜了，你却笑我！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爷！你何不早说些个，也教铁牛欢喜！”扑翻身躯便拜。宋江连忙答礼，说道：“壮士大哥请坐！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来我身边坐了吃酒。”李逵道：“不耐烦小盏吃，换个大碗来筛。”

宋江便问道：“却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有一锭大银，解①了十两小银使用了，却问这主人家那借十两银子去赎那大银出来便还他，自要些使用。叵耐这主人不肯借与我！却待要和那厮放对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却被大哥叫了我上来。”宋江道：“只用十两银子去取？再要利钱么？”李逵道：

① 解——这里作押、当解释。

“利钱已有在这里了，只要十两本钱去讨。”宋江听罢，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，把与李逵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将去赎来用度。”戴宗要阻当时，宋江已把出来了。李逵接得银子，便道：“却是好也！两位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。赎了银子，便来送还；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。”宋江道：“且坐一坐，吃几碗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了便来。”推开帘子，下楼去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长休借这银与他便好。却才小弟正欲要阻，兄长已把在他手里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戴宗道：“这厮虽是耿直，只是贪酒好赌。他却几时有一锭大银解了！兄长吃他赚漏了这个银去。他慌忙出门，必是去赌。若还赢得时，便有得送来还哥哥；若是输了时，那讨这十两银来还兄长？戴宗面上须不好看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尊兄何必见外。些须银子，何足挂齿？由他去赌输了罢。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。”戴宗道：“这厮本事自有，只是心粗胆大不好。在江州牢里，但吃醉了时，却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。我也被他连累得苦。专一路见不平，好打强汉，以此江州满城人都怕他。”宋江道：“俺们再饮两杯，却去城外闲玩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长去看江景则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。如此最好。”

且不说两个再饮酒。只说李逵得了这个银子，寻思道：“难得！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两银子。果然仗义疏财，名不虚传！如今来到这里，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，没一文做好汉请他。如今得他这十两银子，且将去赌一赌。倘或赢得几贯钱来，请他一请，也好看。”当时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张乙赌房里来，便去场上，将这十两银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

“把头钱①过来我博！”那小张乙得知李逵从来赌直，便道：“大哥，且歇这一博，下来便是你博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要先赌这一博！”小张乙道：“你便傍猜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不傍猜！只要博这一博！五两银子做一注！”有那一般赌的却待一博，被李逵劈手夺过头钱来，便叫道：“我博兀谁？”小张乙道：“便博我五两银子。”李逵叫声：“快②！”肱膊地博一个“叉③”。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。李逵叫道：“我的银子是十两！”小张乙道：“你再博我五两；‘快’，便还了你这锭银子。”李逵又拿起头钱，叫声：“快！”肱膊地又博个“叉”。小张乙笑道：“我教你休抢头钱，且歇一博，不听我口，如今一连博上两个‘叉’！”李逵道：“我这银子是别人的！”小张乙道：“遮莫是谁的也不济事了！你既输了，却说甚么？”李逵道：“没奈何，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来还你。”小张乙道：“说甚么闲话！自古‘赌钱场上无父子’！你明明地输了，如何倒来革争？”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里喝道：“你们还我也不还？”小张乙道：“李大哥，你闲常最赌得直，今日如何恁么没出豁？”李逵也不答应他，便就地下掳了银子；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，都搂在布衫兜里，睁起双眼，就道：“老爷闲常赌直，今日权且不直一遍！”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，被李逵一指一交。十二三个赌博的一齐上，要夺那银子，被李逵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这伙人打得没地躲处，便

① 头钱——一种赌具：摊若干钱在手掌上，向外簸出，看有几个正面、几个背面，以定输赢；那钱就叫做“头钱”。

② 快——头钱全是背面，叫做“快”。

③ 叉——头钱全是正面，叫做“叉”。

出到门前。把门的问道：“大郎，那里去？”被李逵提在一边，一脚踢开了门便走。那伙人随后赶将出来，都只在门前叫道：“李大哥！你恁地没道理，都抢了我们众人的银子去！”只在门前叫喊，没一个敢近前来讨。

李逵正走之时，听得背后一人赶上来，扳住肩臂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如何却抢掳别人财物？”李逵口里应道：“干你甚事！”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戴宗，背后立着宋江。李逵见了，惶恐满面，便道：“哥哥休怪！铁牛闲常只是赌直；今日不想输了哥哥银子，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，喉急了，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。”宋江听了，大笑道：“贤弟但要银子使用，只顾来问我讨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，快把来还他！”李逵只得从布衫兜里取出来，都递在宋江手里。宋江便叫过小张乙前来，都付与他。小张乙接过来，说道：“二位官人在上：小人只拿了自己的。这十两原银虽是李大哥两博输与小人，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，省得记了冤仇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只顾将去，不要记怀。”小张乙那里肯？宋江便道：“他不曾打伤了你们么？”小张乙道：“讨头的、拾钱的和那把门的，都被他打倒在里面。”宋江道：“既是恁的，就与他众人做将息钱；兄弟自不敢来了，我自着他去。”小张乙收了银子，拜谢了回去。宋江道：“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，是唐朝白乐天古迹。我们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观江景则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可于城中买些肴饌之物将去。”戴宗道：“不用；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恁地时，却好。”

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来。到得亭子上看时，一边靠着

浔阳江，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来副座头。戴宗便拣一副干净座头，让宋江坐了头位，戴宗坐在对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个坐定，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。酒保取过两樽“玉壶春”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；开了泥头，李逵便道：“酒把大碗来筛，不耐烦小盏价吃！”戴宗喝道：“兄弟好村①！你不要做声，只顾吃酒便了！”宋江分付酒保道：“我两个面前放两只盏子，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。”酒保应了下去，取只碗来放在李逵面前；一面筛酒，一面铺下肴馔。李逵笑道：“真个好个宋哥哥，人说不差了，便知做兄弟的性格。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！”

酒保斟酒，连筛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见了这两人，心中欢喜，吃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辣鱼汤吃，便问戴宗道：“这里有好鲜鱼么？”戴宗笑道：“兄长，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？此间正是鱼米之乡，如何没有鲜鱼？”宋江道：“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。”戴宗便唤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。顷刻造了汤来，宋江看见道：“‘美食不如美器’。虽是个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齐器皿！”拿起箸来，相劝戴宗、李逵吃，自也吃了些鱼，呷几口汤汁。李逵并不使箸，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，和骨头都嚼吃了。宋江看见忍笑不住，呷了两口汁，便放下箸不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长，一定这鱼腌了，不中仁兄吃。”宋江道：“便是不才酒后只爱口鲜鱼汤吃，这个鱼真是不甚好。”戴宗应道：“便是小弟也吃不得；是腌的，不中吃。”李逵嚼了自碗里鱼，便道：

① 村——粗俗。

“两位哥哥都不吃，我替你们吃了。”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将过来吃了，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，滴滴点点，淋一桌子汁水。

宋江见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吃了，便叫酒保来，分付道：“我这大哥想是肚饥。你可去大块肉切二斤来与他吃，少刻一发算钱还你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这里只卖羊肉，却没牛肉。要肥羊尽有。”李逵听了，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“你又做甚么！”李逵应道：“叵耐这厮无礼，欺负我只吃牛肉，不卖羊肉与我吃！”酒保道：“小人问一声，也不多话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去只顾切来，我自还钱。”酒保忍气吞声，去切了二斤羊肉，做一盘将来放在桌子上。李逵见了，也不谦让，大把价掇来只顾吃；拈指间，把这二斤羊肉都吃了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壮哉！真好汉也！”李逵道：“这宋大哥便知我的心意，吃肉不强似吃鱼？”

戴宗叫酒保来问道：“却才鱼汤，家生①甚是整齐，鱼却腌了不中吃；别有甚好鲜鱼时，另造些辣汤来，与我这位官人醒酒。”酒保答道：“不敢瞒院长说：这鱼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，等鱼牙主人②不来，未曾敢卖动，因此未有好鲜鱼。”李逵跳起来道：“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休去！只央酒保去回几尾来便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船上打鱼的不敢不与我。直得甚么！”戴宗拦当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

① 家生——家具器皿。这里系指碗、盘、杯、碟等食器。

② 鱼牙主人——管鱼鲜交易的人。

宗对宋江说道：“兄长休怪：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，全没些个体面，羞辱杀人！”宋江道：“他生性是恁的，如何教他改得？我倒敬他真实不假。”两个自在琵琶亭上笑语说话取乐。

却说李逵走到江边，看时，见那渔船一字排着，约有八九十只，都缆系在绿杨树下。船上渔人，有斜枕着船梢睡的，有在船头上结网的，也有在水里洗浴的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一轮红日将及沉西，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。李逵走到船边，喝一声道：“你们船上活鱼，把两尾来与我！”那渔人应道：“我们等不见渔牙主人来，不敢开舱。你看那行贩都在岸上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等甚么主人！先把两尾鱼来与我！”那渔人又答道：“纸也未曾烧，如何敢开舱？那里先拿鱼与你？”李逵见他众人不肯拿鱼，便跳上一只船去。渔人那里拦当得住？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。只顾便把竹笆箴来拔。渔人在岸上，只叫得：“罢了！”李逵伸手去舱板底下一绞摸时，那里有一个鱼在里面？原来那大江里渔船，船尾开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，养着活鱼；却把竹笆箴拦住，以此船舱里活水往来，养放活鱼：因此，江州有好鲜鱼。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笆箴提起了，将那一舱活鱼都走了。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去拔那竹箴。那七八十渔人都奔上船，把竹篙来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来，便脱下布衫，里面单系着一条棋子布手巾儿；见那乱竹篙打来，两只手一架，早抢了五六条在手里，一似扭葱般都扭断了。渔人看见，尽吃一惊，却都去解了缆，把船撑开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条条地，拿了截折竹篙，上岸来赶打，行贩都乱纷纷地挑了担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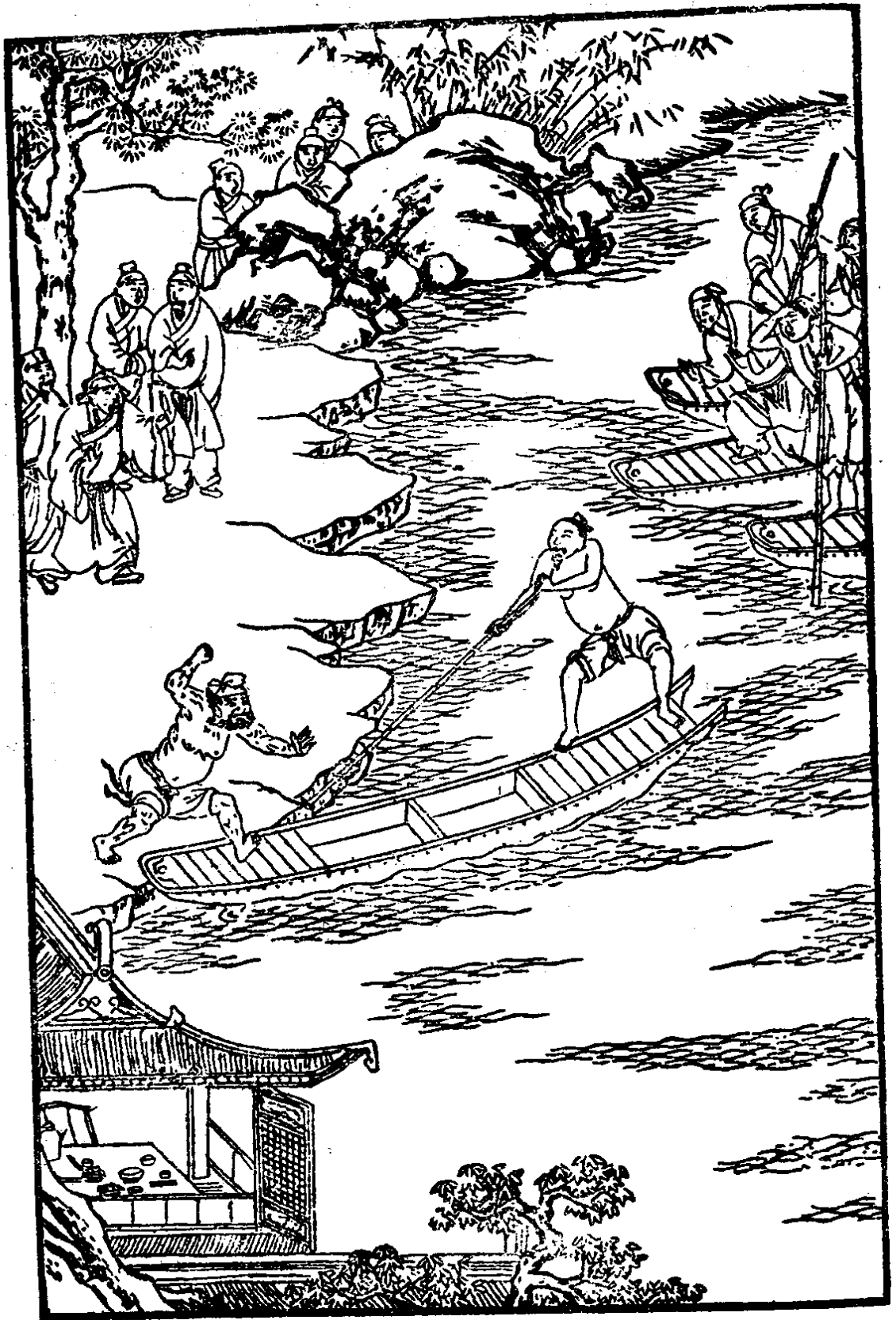
正热闹里，只见一个人从小路里走出来。众人看见，叫道：“主人来了！这黑大汉在此抢鱼，都赶散了渔船！”那人道：“甚么黑大汉，敢如此无礼？”众人把手指道：“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打！”那人抢将过去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吃了豹子心，大虫胆，也不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！”李逵看那人时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纪，三柳掩口黑髯；头上裹顶青纱万字巾，掩映着穿心红一点髻儿；上穿一领白布衫，腰系一条绢搭膊；下面青白皂脚多耳麻鞋；手里提条行秤。那人正来卖鱼，见了李逵在那里横七竖八打人，便把秤递与行贩接了，赶上前来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厮要打谁！”李逵不回话，轮过竹篙，却望那人便打。那人抢入去，早夺了竹篙。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。那人便奔他下三面，要跌李逵，怎敌得李逵的牛般气力，直推将开去，不能够拢身。那人便望肋下擢得几拳，李逵那里着在意里。那人又飞起脚来踢，被李逵直把头按将下去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挣扎？

李逵正打哩，一个人在背后劈腰抱住，一个人便来帮住手，喝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”李逵回头看时，却是宋江、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。那人略得脱身，一道烟走了。戴宗埋怨李逵道：“我教你休来讨鱼，又在这里和人厮打！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偿命坐牢？”李逵应道：“你怕我连累你？我自打死了一个，我自去承当！”宋江便道：“兄弟休要论口，拿了布衫，且去吃酒。”李逵向那柳树根头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跟了宋江、戴宗便走。行不得十数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骂道：“黑杀才！今番要和你见个输赢！”李逵回转头来，看时，便是那人，

脱得赤条条地，匾扎起一条水棍儿，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；头上除了巾帻，显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髻儿来；在江边，独自一个把竹篙撑着一只渔船，赶将来，口里大骂道：“千刀万剐的黑杀才！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，走的不是好汉子！”李逵听了大怒，吼了一声，撇了布衫，抢转身来。那人便把船略拢来凑在岸边，一手把竹篙点定了船，口里大骂着。李逵也骂道：“好汉便上岸来！”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；撩拨得李逵火起，托地跳在船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：那人只要诱得李逵上船，便把竹篙望岸边一点，双脚一蹬，那只渔船，箭也似投江心里去了。李逵虽然也识得水，苦不甚高，当时慌了手脚。那人更不叫骂，撇了竹篙，叫声：“你来！今番和你定要见个输赢！”便把李逵胳膊拿住，口里说道：“且不和你厮打，先教你吃些水！”两只脚把船只一晃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两个好汉扑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。宋江、戴宗急赶至岸边，那只船已翻在江里。两个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边早拥上三五百人在柳阴底下看，都道：“这黑大汉今番却着道儿①！便挣扎得性命，也吃了一肚皮水！”宋江、戴宗在岸边看时，只见江面开处，那人把李逵提将起来，又淹将下去；两个正在江心里面，清波碧浪中间：一个显浑身黑肉，一个露遍体霜肤；两个打做一团，绞做一块。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没一个不喝采。

当时宋江、戴宗看见李逵被那人在水里揪住，浸得眼白，又提起来，又纳下去，老大吃亏。便叫戴宗央人去救。戴宗问

① 着道儿——碰到对头、倒霉的意思。



众人道：“这白大汉是谁？”有认得的说道：“这个好汉便是本处卖鱼主人，唤做张顺。”宋江听得猛省道：“莫不是绰号‘浪里白条’的张顺？”众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宋江对戴宗说道：“我有他哥哥张横的家书在营里。”戴宗听了，便向岸边高声叫道：“张二哥！不要动手！有你令兄张横家书在此！这黑大汉是俺们兄弟，你且饶了他，上岸来说话！”张顺在江心里，见是戴宗叫他，却也时常认得，便放了李逵，赶到岸边，爬上岸来，看着戴宗，唱个喏，道：“院长，休怪小人无礼！”戴宗道：“足下可看我面，且去救了我这兄弟上来，却教你相会一个人。”张顺再跳下水里，赴将开去。李逵正在江里探头探脑，假挣扎赴水。张顺早赶到分际，带住了李逵一只手，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；那水漫不过他肚皮，淹着脐下；摆了一只手，直托李逵上岸来。江边的人个个喝采。宋江看得呆了半晌。张顺、李逵都到岸上。李逵喘做一团，口里只吐白水。戴宗道：“且都请你们到琵琶亭上说话。”

张顺讨了布衫穿着，李逵也穿了布衫。四个人再到琵琶亭上来。戴宗便对张顺道：“二哥，你认得我么？”张顺道：“小人自识得院长，只是无缘，不曾拜会。”戴宗指着李逵问张顺道：“足下日常曾认得他么？今日倒冲撞了你。”张顺道：“小人如何不认得李大哥，只是不曾交手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也淹得我够了！”张顺道：“你也打得我好了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两个今番做个至交的弟兄。常言道：‘不打不成相识。’”李逵道：“你路上休撞着我！”张顺道：“我只在水里等你便了！”四人都笑起来，大家唱个无礼喏。戴宗指着宋江对张顺道：“二哥，你曾认得这位

兄长么？”张顺看了道：“小人却不认得。这里亦不曾见。”李逵跳起身来道：“这哥哥便是黑宋江！”张顺道：“莫非是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？”戴宗道：“正是公明哥哥。”张顺纳头便拜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不想今日得会！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，扶危济困，仗义疏财。”宋江答道：“量小可何足道哉！前日来时，揭阳岭下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日；后在浔阳江上，因穆弘相会，得遇令兄张横，修了一封家书，寄来与足下，放在营内，不曾带得来。今日便和戴院长并李大哥来这里琵琶亭吃三杯，就观江景。宋江偶然酒后思量些鲜鱼汤醒酒，怎当得他定要来讨鱼。我两个阻他不住，只听得江边发喊热闹；叫酒保看时，说道是黑大汉和人厮打。我两个急急走来劝解，不想却与壮士相会。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杰，岂非天幸！且请同坐，再酌三杯。”再唤酒保重整杯盘，再备肴馔。张顺道：“既然哥哥要好鲜鱼吃，兄弟去取几尾来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和你去讨。”戴宗喝道：“又来了！你还吃得水不快活？”张顺笑将起来，绉了李逵手，说道：“我今番和你去讨鱼，看别人怎地？”

两个下琵琶亭来。到得江边，张顺略哨一声，只见江上渔船都撑拢来到岸边。张顺问道：“那个船里有金色鲤鱼？”只见这个应道：“我船上来！”那个应道：“我船里有！”一霎时，却凑拢十数尾金色鲤鱼来。张顺选了四尾大的，把柳条穿了，先教李逵将来亭上整理。张顺自点了行贩，分付了小牙子把秤卖鱼。张顺却自来琵琶亭上陪侍宋江。宋江谢道：“何须许多？但赐一尾便够了。”张顺答道：“些小微物，何足挂齿。兄长食不了时，将回行馆做下饭。”两个序齿坐了；李逵道自家年长，